责任编辑：赵淑娟 e—mail:253611572@qq.com 联系电话：0931—8926371 人文甘肃

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 杨利民

杨利民
YANG LIMIN

研究》《杨利民随笔集》等。学：概念的界定与价值的适哲学思想研究》《敦煌哲邮联合会会长。著有《胡特邀研究员，中华全国集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组长，第十七届中央纪委补委员，交通运输部纪检记，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敦煌市委书记，甘年毕业。曾任酒泉地委副兰州大学哲学系1982

陈世勇校长是值得尊敬的爱国者、革命者、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走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郭沫若语）的抗战历史。复员后，他在兰州大学上学，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义无反顾地投身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军管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把他调到正在初创的、仅仅三班学生、地处天水乡村的一所初级中学，他立即举家离开繁华的省城，在马跑泉镇一干就是七年，把学校办成六年制完全中学，成为天水名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他被选调到省属重点中学兰州一中，继而又在同样是省重点的酒泉中学，还有酒泉师范……每一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一

说陈校长在酒泉中学的岁月，就不能不说他主导的那场教育教学改革。时间长河，足以澄清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事事物物。我的同班同学张衡洲给我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文革”中，陈校长的教改被彻底抹黑，有个同学因此与校长势不两立。50年后，那个同学感慨：“回头再看，陈校长真正是目光远大，忠于理想，为学生负责的教育家！”话说的还是那场教改。

陈校长的教改给酒泉中学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学校教风和学风由此进入“文革”前最好的一段时期。学生个性得到尊重，特长发挥有了平台，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勤学苦读蔚然成风。同学们天不亮就在路灯下朗读外语、背古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学生的变化，触动了许多学生家长，社会上盛传来了个好校长，把孩子交给这样的校长有指望。

为了以点带面推进教改，陈校长亲自兼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是校长选的学习委员，我看教改，因此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个视角。有时，校长会把一些想法先和我谈谈，再通过我给同学们做些理解认识教改的工作。一天下午上自习时，校长把我叫到教室东边的白杨树下，一边练双杠，一边和我谈如何“一对一”地帮助滞后同学，促进班集体学习整体提高。那天我俩都说了不少，他的有些话，实际已超越了我们谈论的具体内容，表达着他的育才理念和教育思想。

看着校长在双杠上从容地支撑、摆动、腾跃，声音不变气不喘地言说他的教改理想，我想起一个词——举重若轻。

二

我以为，陈校长提出“放”字当头，首先是着力解惑，解空头政治之大惑，从而引导一大批师生走出认识误区，推动学校教书育人环境艰难地改进。为什么艰难？正如我的同班同学李自仁分析的，陈校长的教改是与当时政治形势逆向而动的，本质上是对横行的极“左”思潮的一种反驳。而这些，已为校长以后挨整埋下了伏笔。

我还有个体会，陈校长无论给我们讲什么教材，深层次是宣传他的个性化主张——“敢”字为先，这就有了传道意味。比如，他讲郭小川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记中国乒乓球队》，就绕开“打球主要是打思想”的时髦主题，把重点放在“敢于拼搏，敢于胜利，敢于走自己的路”，要求我们向乒乓健儿学习，苦练过硬本领，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为自己成长开路。他要我们每人竖起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勇敢攀缘百折不挠。校长指出，唯一的路径是学习、是读书，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在成分、家庭出身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之时，他反复讲这些“不合时宜”的道理，鼓起了多少人的信心！

陈校长教改的成效，还体现在授业。教改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授业水平整体提高。他注重改善师生关系，加强了师生互动，解决了授受梗阻，理顺了文化知识传承途径。在他的领导下，教师苦练过硬本领，学生争做过硬作业，成为校园的两道靓丽风景。校长培养青年教师决心大，力度更大，他破格使用二十出头的年轻教师，引起酒泉教育界的轰动，也引来一片窃窃私语：走得太快、太远，怕是不好收场……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落地，使得师生双赢，就是说学生受益，教师也受益。改革开放以后，陈校长治校时期倚重的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名校领导、教学骨干和地方文艺创作、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三

陈校长的教改使师生关系由僵硬变活跃，有些老师对学生不再颐指气使，学生对老师不再唯唯诺诺，许多人（包括陈校长和我们）从此谊兼师友，这份珍贵的精神营养，50年来一直滋润着双方。

教改也触动了思想保守无所作为者的利益，触动了极左者的神经，遭到校内外（包括领导层）集群反对。有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出手扼杀教改；有些人以踊跃批判教改的姿态，向当权者投靠，谋取一己私利。“文革”开始，陈校长第一个遭冲击，持续受迫害。因为他始终不向邪恶低头，不向施暴者求饶，绝不依照办案者的要求糟践自己，诬指别人。所以，曾任酒泉地委书记的马汝贵赞扬道：“陈世勇是酒泉第一硬骨头！”

四

“疾风知劲草。”“文革”过后，许多人认识了陈校长的处世为人，人们对陈校长更加了解，更加敬重。

“文革”刚开始，校长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看到兰州的运动形势，他给夫人余老师写信：“要有精神准备，经得起千万张大字报的轰击。”回到学校，果然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给张衡洲和李自仁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什么可怕的。”还吟诵苏轼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以示心境。

经过“文革”，陈校长说自己是“瘫残顽鄙，不死幸甚”。刚走出政治阴影那段时期，同学们去看校长，他还是入木三分的谈吐，还是不怒自威的气势，哪里像是在磨难屈辱中挣扎了多年的人啊！蓦然回首，感慨良多：

——陈校长眼光长远非常人所及。他和我的同班同学周谦仁都关在牛棚里，挨打挨斗朝不保夕之时，他还给周谦仁提出，要吃、要睡，要保住身体不能垮了！要准备着将来做大学问，干大事业。

——陈校长胸怀宽阔亦难能可贵。他兼我们班主任时，对于敢于和他争辩的学生，由衷喜欢，多加提携。对于“文革”中误入歧途、伤害过自己的学生，他秉持宽容，不计前嫌。

五

很多年前，一连几个寒冷的夜晚，在赵叔铭（作家，曾任酒泉地区文联主席，《阳关》杂志主编）老师的陋室，我俩围着小火炉喝茶吸烟，反思陈校长的教改，回顾那段往事，既温暖又沉重，既亲切又苍茫：陈校长主导教育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陈校长的教改仅仅进行了五个多月就被封杀，但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一生。

“文革”前对陈校长的严厉批判，“文革”中他遭受的深度迫害，一方面摧残着他的心身，一方面反而助推了他的“正能量”的扩散，形成了他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以我在甘肃省委任职期间的了解，陈校长不仅在酒泉、在兰州、在天水的教育界有特殊的影响，在全省都有影响。陈校长执教几十年，可以说陇原大地遍布贤者弟子，声名远播京华。陈校长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学生如我辈永远的爱戴。

六

前两天，我去看望91岁高龄的陈校长，老人听力已明显衰退，“文革”中他的耳朵被打残。我们谈话有时不得不借助纸笔。越是久远的事，校长反而记忆更清晰，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询问和关心，都使我感到温暖。

50年前，陈校长经常表扬我的大楷。这次我给陈校长又交了一张“作业”：“峥嵘岁月风雨人生，阳光品格红烛精神”。

临出门，陈新民给了我这本书的清样。回到住处，我边看边想，这不正是大家和陈校长的笔谈吗？

这本书以“弟子说”为主，其中收录的文稿、访谈录和信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陈校长教育生涯的光彩片段和艰难步履，表达着弟子们对陈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每一个作者都记叙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讲述人都述说着他或她心目中的陈校长。我注意到，有几位不约而同地谈道：要是多有一些陈校长，会不会有“钱学森之问”？

作者和讲述人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我的中学校友，有我在敦煌、在酒泉、在甘肃的同事。打开书，仿佛面对熟悉的面容，倾听亲切的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说我们的陈校长。

当然，编辑出版本书不仅是为了大家的书面交流，也不仅仅是为促成弟子和校长的笔谈，更重要的是，在融合几代学子集体记忆的同时，又以个性化的视角，回顾审视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因而，这本纪实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此前，编者陈新民已有同一主题的作品面世。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韩小蕙点评2014年中国散文创作趋势时写道：“并不是说‘华美’才是散文语言的圣地，‘质朴’同样能绽放出散文的国色天香……陈新民的长篇散文《父亲和他的学生》几乎是以大白话记述了他父亲的中学教师生涯，还有他教出的一个个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学生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天似已看不到？但看不到不等于从来就没有，不等于不应再朝这个高峰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升华，去重新找回教育的真谛和教育的崇高。”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我与《党的建设》杂志三十年

■ 王东

王东
WANG DONG

专家津贴。献奖』，敦煌文艺奖，享受高级国成立60周年甘肃出版突出贡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新中奖。曾获甘肃省『第二届十佳选刊》等刊物发表文章并获笔》。在《瞭望》《读者》《小小说《乡神》、个人文集《访谈与散集《绚丽的生命之光》、小说集术家协会会员。著有报告文学副主席。甘肃省作家协会、美编辑、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社社长，现任甘肃日报社副总曾任甘肃省委《党的建设》杂志级）。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甘肃陇西人，编审（正高三

做文字工作清苦，做文字编辑工作更清苦。于是有人说，期刊编辑是“坐冷板凳的”，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作为一名在《党的建设》杂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年的老编辑、老记者，我觉得只要心怀梦想，用心用情做好这份工作，“冷板凳”也可以坐热。

因为梦想

1962年，我出生在甘肃省陇西县一个普通职工家庭。陇西是一个文化之乡，家乡人崇尚文化，受此濡染，小时候写作文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1982年12月，我进入甘肃省陇西县税务局工作。其后的6年里，从县里到市里，岗位几经调整，但对于作文的喜好从未改变。在本职工作之外，学习写作就填满了我的业余时间。无数个夜晚伏在案头，一盏灯、一杯茶，在文字里徜徉，总让我欣喜。每有所得就想与人分享，便试着向省上的报刊投稿，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小品……一块块小“豆腐块”不时见诸报端。激动之余，我常对比自己的初稿与见报见刊作品的差别，细细琢磨每一处恰到好处的修改后，对那些不曾谋面的编辑老师不禁心生敬意。我至今保存着那些编辑老师写给我的一封封言辞恳切、热情鼓励的信件。编辑，成为我敬慕和向往的职业。

与《党的建设》杂志结缘，正是来自那一篇篇投稿以及与编辑之间的互动。1988年，《党的建设》编辑部遴选工作人员，我就从一名热爱写作的基层干部调入《党的建设》杂志社工作，成了这里的一名编辑记者，一干就是30年。

《党的建设》杂志是唯一一家由甘肃省委主管主办的时政类党刊，在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指导和推动全省各项工作，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里工作，我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唯有尽心竭力，才能不辱使命。

因为成长

如果说，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平时的练习只是“我写我心”，那么作为一名编辑记者，则必须与读者“心贴心”，听得见读者所思，写得出读者心声，编辑出对读者有所帮助的文章。为此，学习一直是我成长进步的源动力，向书本报刊学，向同事前辈学，更向广阔的生活学习。

为了写好人物通讯，我仔细研读名家笔下的每一篇相似体裁的文章，借鉴其构架布局，学习其叙事方式。采访前，做好功课，广泛搜集查阅资料，对被采访者的基本情况了然于胸。采访时，不蜻蜓点水，而注重挖掘人物故事背后的心路历程。无论是著名专家学者，还是大山深处的普通党员，撰写完成每一篇人物通讯都能让我经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成长的淬炼。

对一本杂志来说，读者爱看、订刊有应用成为每一名期刊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为了扩大《党的建设》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先后到北京专访了著名学者温铁军、叶笃初、卢勤等，专访发表后影响较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颇受教益。为满足读者学刊用刊之需，后来我多次与党建学者、中央党校著名教授叶笃初联系，在《党的建设》设立了“笃初心语”专栏，责编专栏文章15篇，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编辑记者应是专家与杂家的完美结合，而学习始终是成“家”的唯一途径。在《党的建设》编辑岗位，我每期须完成近10万字的编审任务，通过工作中的学习和长期积累，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一定进步。我撰写的理论文章《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传统》被人民日报出版社《学习与实践》一书收录；撰写的《在科学发展中摆脱贫困》一文，刊发在《瞭望》周刊地方政经栏目；通讯《农民歌手孔尕扎》，被《读者》杂志转载……

有积累才会有收获，30年来，我先后出版三本个人作品集：小说集《乡神》、报告文学集《绚烂的生命之光》和文集《访谈与散笔》，有多篇作品获评全国党刊好稿、甘肃新闻奖一、二、三等奖；2008年1月，荣获甘肃省“第二届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2009年10月，荣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甘肃出版突出贡献奖”；还两次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并破格晋升为编审职称。

因为坚守

30年来，我从编辑记者一步步成长为编辑部（室）副主任、主任，杂志社副社长、社长。岗位在变、职责在变，但信念始终没变。

2018年5月，我带领同事们策划编辑出版了专刊《决战脱贫决胜小康——甘肃精准扶贫工作手册》，率先在全国全面系统地编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论述。专刊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时任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很好，很有价值。”专刊出版工作写入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2018年度重点工作。

2019年2月，为充分反映2600万陇原儿女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的好做法、好经验，我们又编辑出版了全彩印刷的《甘肃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专刊》，共发行33万册，覆盖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出版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作出“专刊编发及时，望发挥更好作用，把落实习总书记指示要求继续抓实抓细”的重要批示。

2019年5月，由党的建设杂志社组织策划的长篇通讯《感天动地：八步沙三代治沙人的故事》，入选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联合开展的第三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该活动在全国期刊界共评出20篇（组）好文章。

面对媒体融合的浪潮，“办刊难”是纸媒人的共识。难则求变，难则求新。为巩固党的舆论主阵地，扩大党刊的影响力、传播力，适应读者阅读方式的多元化态势，我们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推出网络在线阅读，不断提升新媒体的吸引力，使主刊和新媒体阵地同频共振、互融互促，在完成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党刊应有的作用。近年来，作为省级刊物，《党的建设》期发行量稳定在33万份以上，发行量位于同级同类刊物前列。

在党的建设杂志社工作期间，每次带队采访调研时，我都会主动承担一部分采写任务。在田间地头、炕头巷里，与读者坐在一起、聊在一起，用一纸一笔记下他们所思、写出他们所盼。每期发稿，从形式到内容我都会严格把关、尽心尽力、力求完美，给读者提供最好的出版物。

回首30年的期刊出版生涯，用心做编辑，既是我的喜好，更是我不懈的追求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